

名 / 师 / 教 / 学 / 书 / 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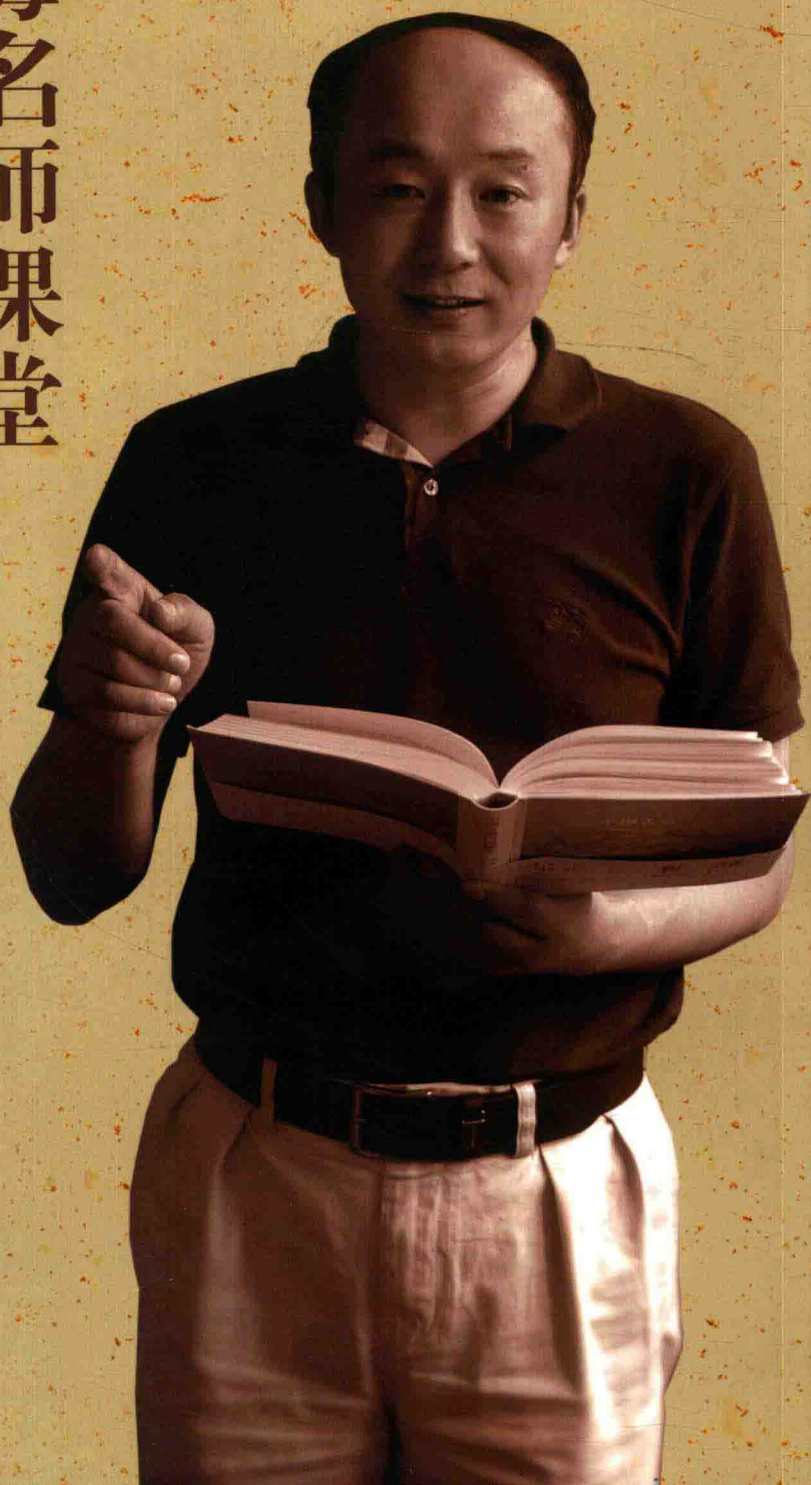
# 上海名师课堂

# 中学语文

# 兰保民卷

兰保民。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名 / 师 / 教 / 学 / 书 / 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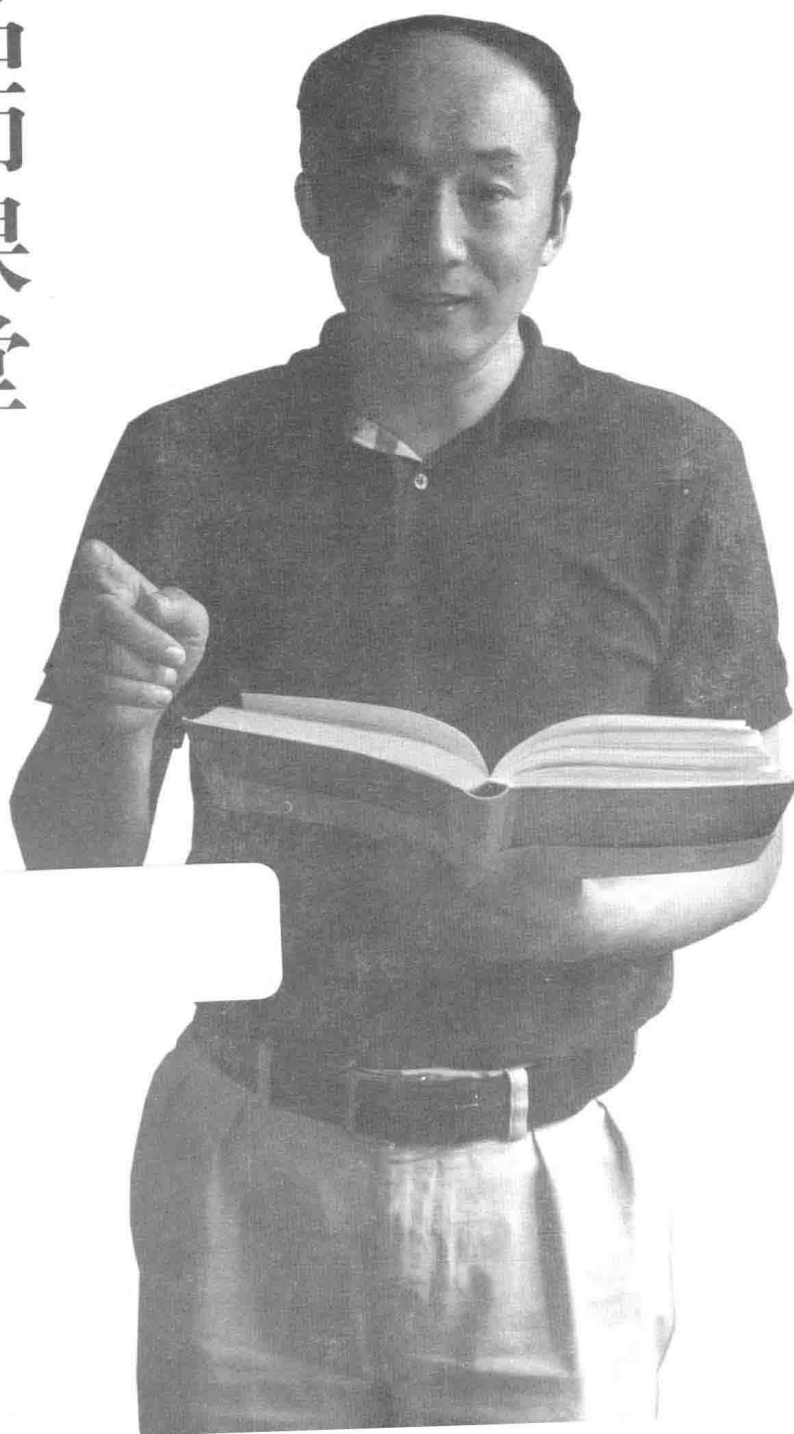
# 上海名师课堂

# 中学语文

# 兰保民卷

兰保民。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名师课堂. 中学语文. 兰保民卷 / 兰保民著.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7.11  
ISBN 978-7-5444-6817-6

I. ①上... II. ①兰... III. ①中学语文课—课堂教学—教  
学研究—初中 IV. ①G6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61414号



书系策划 徐欢欢 李光卫  
责任编辑 叶碧芬  
封面设计 郭伟星 陈 芸

上海名师课堂 中学语文 兰保民卷  
兰保民 著

---

出版发行 上海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官 网 [www.seph.com.cn](http://www.seph.com.cn)  
地 址 上海市永福路 123 号  
邮 编 200031  
印 刷 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16 印张 17.25 插页 1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4-6817-6/G·5624  
定 价 49.80 元(附赠光盘)

---

如发现质量问题, 请向本社调换 电话 021-64377165

# 序一：在“教得好”上下功夫

兰保民老师将出版语文课堂教学专集，嘱我作序，我欣然应允。

早在第一次见面时，他就给我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朴实、沉稳，注意倾听，身上有书卷气。此后数年，在首届上海名师培养基地与语文德育实训基地的诸多活动中，他无不专心致志，积极投入，深入思考，屡有独特见解提出，给人启迪，使同伴受益。他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正宗研究生，有扎实的语文功底、较广的文化视野、相当的教学能力，但从不自喜自傲，而是谦虚谨慎，勤奋好学，具备了成为卓越教师的第一重要品质。

较长时间以来，教师的思考与行动都在“教”与“考”的圈子里转，往往忽略或没有意识到自身学习的重要作用。教得好，首先是学得好；不重视学，不主动积极地学，肯定教不好。教海无涯学为舟，学生发挥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会问出上自天文、下至地理的各种各样问题，对学科知识能力会有各种各样奇思妙想的追求。教学如大海，无边无际，不学习，不开阔视野，不精研专业，不在学术和文化积累上下功夫，自己怎可能发展、成长？自己不发展，不成长，墨守成规，抱残守缺，怎能满足学生学习的内在需求？怎能激发学生旺盛的求知欲？“自己一桶水，教给学生一杯水”的时代已经远去，企图把求学时代获得的一桶水用一辈子，无论如何也适应不了时代发展对教育教学的要求。教师学习必须长流水，日有长进，月有长进，年有长进，才可能跟随时代持续前进。舍弃学习这条“舟”，孤陋寡闻，怎可能在教海中破浪前进？

现在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考分高”，只要反复训练、机械训练出获高分的学生，其他如提高阅读素养，提高表达能力，提高教研、科研能力，改进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等，一概油盐不进。如果分数能反映学生的语文应用能力，反映学生的语文综合素养，那当然是好事，然而，可悲的是高分低能，语文水

平不佳已是不争的事实。高一高二年级按规定被挤压到每周三节课,明智的校长增加到四节课,一到高三年级,课暴涨,少则七节,多的每周十节,用于对应考试内容、考试题型反复操练。这种母语教学的“变态”大概在世界上也罕见。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十分复杂,但教师的认识进入误区不能不说是原因之一。有的教师认为“考”就是要拼命训练,和“教”和“学”割裂开来,殊不知学得好就能教得好,教得好就能考得好。这个“好”就是对语言文字理解、领悟、运用的真本领,有认识水平、思维能力、生活源泉、文化积累为支撑的。这个“好”是从根上抓,不是表面文章,在形式上排列组合。

兰保民的课在“教得好”上下功夫,备课首先对文本怀有敬畏之心,静下心来认认真真读懂作者写这篇作品的真意,读的时候,多问自己几个为什么,想得一清二楚,解答得有理有据,不主观臆断,不蒙混过关,不人云亦云,不搞教学参考书搬家,网上下载;备课、教课同样对学生有敬畏之心,了解、研究学生的语文基础、学习兴趣、性格特点、学习追求所在。知之真切,教材处理就成竹在胸,删枝叶,强主干,制定切合实际的教学目标,并卓有成效地实现。集子里收录的一些课堂实录生动地显现了他钻研的功力,教学的智慧。课神采飞扬,构建的教学磁场中语言、思想、情感、思维常亮点纷呈,参与者全神贯注,听者动容,畅游在祖国语言文字编织成的锦绣之中,共同享受语文美的幸福。

这种认真、执着、毫不懈怠、常富有创意的工作,植根于教育自觉,植根于内心的深度觉醒。中国人有很强历史使命感,世界上具有这种“天降大任”使命感的民族不多。兰保民的成长过程,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感染,教书育人的使命感很强,有担当意识。且不说教育教学工作,即使额外加的种种任务,如申请课题报告的起草,编写书籍的框架搭建,学员稿件的批阅、修改等,他均勇于担当,再苦再累也毫无怨言。在当今功利思潮横行,熙熙攘攘利来利去的情况下,这种担当意识、奉献精神尤其显得可贵。

在语文教学现状与走向众说纷纭的今朝,希望有志的教师继续振奋精神,加强学习,深入钻研,既有破解难题之勇,又有破解难题之艺,群策群力,恩泽莘莘学子。

于漪

## 序二：春风化雨

我有时兴之所至，也会写些什么，但总是随意涂抹几笔，很不成个体统，也从没想过还有付梓的可能，所以老师开口约稿很是让我受宠若惊了一番。但接着就是为难，不知该从何处下笔。借用前人的一个比喻，“现实这东西是没有系统的，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在那不可解的喧嚣中偶然也有清澄的、使人眼亮的一刹那，听得出音乐的调子，但立刻又被重重黑暗拥上来，淹没了那点了解。”所以在我记性不甚好的脑子里，语文课，还有兰老师，给我留下的影像竟然也是一些模糊的片段。

影像之所以模糊，可能是因为高中三年的校园生活时光里，留下了太多兰老师的影子吧。比如我们拿鲁迅与朱安说事，觉得大先生对这位妻子实在很不公平，兰老师便尽量全面地给我们解释这件事，并让我们理解，看历史不能随意地主观代入；比如学《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的时候，我说自己最喜欢的是被孔子“哂之”的子路，因为他直率可爱，没想到兰老师调皮一笑，告诉我说他也是，遂引为知音。为此他还特意写了篇长文，题名就叫“子路的知音”，很有一番独抒怀抱的意趣，与课上所讲全然不同；再比如毕业典礼上，毕业班的所有老师为我们合唱《真心英雄》，其中兰老师的音调是最为铿锵豪迈的。

而更多大块的记忆是关于语文课的，所以还是先从兰老师的课堂入手吧。

兰老师的课，似乎可以用上一些壮阔的句子，比如“高远如山，广博如海”什么的，但似乎又不是。之所以说可以，是因为我们那一届同学，虽然难称智者仁者，但在兰老师的课上，却是每人见山见水，受益各自不同；之所以说不是，是因为高山大海那种牛烘烘的气势，与我印象中兰老师课的样子并

不相符,当然那也不是我所认为的好的课堂所应该呈现出的氛围。我觉得,好的课堂应该能够通过启发与鼓励,潜移默化地传递给学生一些东西,一如春风化雨。

《孟子·尽心上》言:“有如时雨化之者。”以风雨滋润草木的生命,以知识熏陶学生的成长,古人对于教育的定义已经很是贴切了;无独有偶,彼得·威尔导演的同名电影《春风化雨》(又名《死亡诗社》),则具象地描绘出了一种适时引导和助力的教育方式,片中主人公基廷老师教学生喊叫出内心的诗意,用爆发力激荡出对于人生的感悟,曾经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对教育价值的这种追求,让我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了兰老师,所不同的是,兰老师的方式显得含蓄且适宜得多。他鼓励我们说出观点,并且不会轻易地作出否定,让我们在回答问题的过程中获得认同,于是我们自然而然地从羞于表达的扭捏蜕变成了渴望分享的积极,在逐渐轻松的课堂氛围中开始有了“说”的欲望。

我记得曾有一堂课学习柳宗元的《始得西山宴游记》。那时我的想法有些偏执,总觉得中国的古人大约都是有些登高癖的,非凌于绝顶不能显其坚毅豪迈。难道不爬山就感知不到人之一生的渺小了吗?不登顶就寻不到忘怀尘世的智慧了吗?对于像我这种在阅读中惯常出现的颇有些强盗逻辑的思维方式,我还记得兰老师作出过极精准的批评:“文字狱就是这么来的。”

但总之我当时对这些作品非常不以为然,对诗词的理解也喜欢剑走偏锋。那堂课上我被提问“此山因为这篇作品而闻名,那么如何……”这样的问题,但我满脑子想得却是:“我如果是这座山的话,当为自己一大哭!”这显然不符合老师的提问意图,是以我支吾了半天,答不出一个字,索性心内一横,憋出了一句:“我不知道!”

但兰老师通常不会姑息这种懒于思考的表现,“怎么会不知道呢?你对于这句话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看法……我的看法是,如果此山真因为这篇作品而闻名,那么这不该是它的荣耀,而应该是一种……羞愧或者耻辱。”

话说到这,我以为已经很明白了,潜台词就是“我理解错了,所以给不出标准答案,您另请高明吧”。但不成想兰老师的表情却变得更为和煦,一脸兴味地鼓励我继续说下去。而我突破了这种自我否定的障碍之后,表达上也破罐破摔出了一种顺畅:“这座山存在了不知多少万年,生命何其之长,但真正引起世人瞩目的,却是相较于它来说非常渺小的一个人,以及一篇文章。那

对于这座山来说,不是很可羞耻的一件事吗?”

我至今仍然记得,听完这个离经叛道的、有点儿近乎令人绝望的答案后,兰老师竟然挥挥手示意我坐下,说了一句:“这不是很好嘛!这样的理解也是可以的,为什么不敢说出来呢?其实你恰好说出了文化的力量啊!”

不敢说,是因为多年浸淫于采点抓分等等关乎答题技巧的训练,早已认定那些离经叛道的、不合常规的所谓错误观点没有表达出来的必要;而兰老师却试着让我看到标准答案之外的一些东西。有句话叫作“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用不同的方式表达想法,这才是语文学习的常态,人世间哪有那么多对错可言?语文很多时候需要凭自身的经验和积累去理解与感悟,没有人能保证说自己的看法就是尽善尽美的。兰老师还让我明白,观点和看法容许不同,但其中却有浅薄与深刻之分,摒弃浅薄并逐渐走向深刻,正是语文学习应该着力之处。而有些看来似乎毫无意义的问题,其实是在考验并雕琢着我们的理解力。是以,“你恰好说出了文化的力量”这类话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甚至影响了我的思维方式。

兰老师的板书也充满着这种温润的提点。作为外行我实在说不出老师的字到底算好还是不好,据班里练过书法的同学说是颇有点功底的,可惜我不懂。但他写字时执笔很是用力倒是众所周知的。值日生擦他的板书总得多费点力气,还得扫掉一地被写断了的粉笔头,但兰老师从不悔改,还总是嘴硬:“你们班的粉笔豆腐依旧啊……”

但我很喜欢兰老师的板书,简洁质朴,极少有那种叠床架屋的系统结构,也不会长篇大论让学生抄之不已。他总是头脑风暴似的想到一个关键词,写到黑板上,然后慢慢串联出一篇课文的重点,简明扼要,提纲挈领,有时候甚至还会让人感到一点儿美的味道。

甚至有些时候,上他的课可以完全用不到黑板。我一向觉得课文才是一堂课的根本,所有板书、课件不过是工具上的延伸,是辅助课堂的手段。一位老师如果能够单纯地用语言把一篇文章解析得条理分明,那才算得上是着眼于根本,也最能见其功力。作为学生,我当然不懂教学,因此我只能十分固执地认为,兰老师的语文课应该算是教得不错的,这大概不算出于“老师总是教自己的好”的偏心吧。

在我的记忆中,兰老师的课没有填鸭式的灌输,取而代之的是鼓励学生自我摸索、感知文章的结构思路,体会语言文字的味道。这种讲课风格,不知

道是不是他的自觉追求,但我记得老师曾经带着些许文人的酸意向我们介绍过他的别号——“雨润轩主人”。其时我颇捂了一会儿腮帮子,而有位一向调皮的同学则在讲台下小声嗤笑:“哟,火腿?”课后,当我带着好奇询问其出处时,兰老师的回答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背面敷粉,暗合了“春风化雨”的含义。故而我总觉得老师给自己取这么个别号,总有些自我表扬兼之自我激励的意思。

就这样,在不觉间兰老师陪伴我们度过了高中三年的时光。这三年学习的过程在书山题海中飞逝而去,但回过头重新审视自己对于语文的看法认识,才惊觉在潜移默化中已被影响了许多。

我自认为是喜欢语文的,虽说不上有多么擅长。在我看来,语文应该是一个感知、体悟和欣赏的过程,穿透纷繁复杂的表象,去理解文章的观点,聆听作者的心声,体会文字的美好,这个过程本身就足以使人沉醉其中,可为什么那么多的教辅与考题却一味专注于传授或测试答题的技巧呢?“言为心声”,语文不就是表达人情、人性和人心的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有好多东西本来就是“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根本犯不着多余的解释,而有些考题却非要我们学生勉为其难地去做翻来覆去的模式化解答,全然无视正常人心智与情感的共通性,这样的解答对我来说实在是困难,是以高三时每当遇到这样的题目,我笔下涂鸦的小人儿就显得格外暴躁。好在兰老师的课在应试技巧上也注重启发与引导,这多少让我笔下的小人儿安详了一些。据我的理解,老师虽然不满应试训练的俗套,却也并非犬儒之辈。他到底还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只是略微发着点儿理想主义的烧。

这些天断断续续地回忆着兰老师的课堂,而且写得极慢,因为想着想着就开始跑题。回忆这东西总是牵牵绊绊,零碎的片段俯拾皆是,兰老师的身影也左一个右一个地穿插其中。想来也是,都说是春风化雨,那自然是无孔不入而又难于描摹的了。

蔡颍颍

(作者系上海市敬业中学2008届学生)

## 序三：从宿命走向自觉

### ——我的语文教学成长之路

我常常想，如果说当一名中学语文教师是我的宿命，那么这一宿命是从什么时候便已种下根由了呢？仔细推算一下的话，恐怕应追溯到1986年吧。

1986年，我要读高二了。在那一年的文理分科时，我竟然选择了读文科！那一年文科只有一个班，班主任恰巧是语文老师，他让我担任语文课代表，推荐我读了很多文学作品。两年后在他的指导下，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填报了一个定向志愿。这个志愿令我很纠结，——因为师范，我很不情愿；因为中文，我又颇多向往。管它呢！反正是定向，主要用来托底，一般不会作数的。没想到，“Duang”，我一头撞了进来，从此与语文教师的宿命结缘。

这样看来，为了做好一名语文教师，从1986年我就已经开始准备了，三十年来一路磕磕绊绊，一直走到今天。我不禁自问：语文教学之路，你走明白了吗？

#### 我的语文学习情愫

1992年夏天，我大学毕业了，懵懵懂懂地踏上了语文教学之路。

说实在的，对于做一名中学语文教师，我确实没有思想准备，不像许多老师那样，很早就把这当作自己的理想。我是一个农村孩子，对于职业的选择，似乎从来就没有好好思考过。父母和周围的人也从来没有预设过我的人生走向。在他们心目中，好好读书，将来能够“吃上国家粮”就行了。他们看我还算机灵，对我的期许也就比较高。在他们期许和鞭策的目光护送下，我一路以优异的成绩走到了大学的门口，又阴差阳错地踏进了语文教学的门槛。

不过，我真爱语文，这份爱是从小培养起来的一份深深浓浓的情怀。

在我还只有四五岁的时候,每到晚上,忙碌了一天的父亲就用一本扫盲用的《识字课本》教我认字,有时就着皎洁的月光,有时就着如豆的灯光。现在想来,我的童年是被月光和灯光一起照亮了。

等到上学后,那一篇篇或深或浅的文章,在我面前展现出一个个用文字编织成的美妙世界:这里有小英雄雨来的故事,有卖火柴的小女孩无尽的忧伤;有杜甫的黄鹂和白鹭,还有李白的酒杯和月光……我忘情地投入到文字的世界里去,有时竟然差点闹了笑话。记得刚读初一的时候,从同学那里借来了一本《少年文艺》。周末的上午,阳光很好,我拿出那本书,在院子里读了起来。当我停下来抬起头,竟然发现我家低矮的院墙上露出好几张微笑着的面孔。我这才知道,是我不知不觉高声朗诵的声音引得他们前来探个究竟。

读高中的时候,我成了一名住校生,于是就有了每月五块零花钱,可是我却不大舍得花它,我还要用它买书呢!现在想来,我真正的阅读是从高中才开始的,三年的时间,在教我语文的赵春法老师引导下,我或借或买,读到了钱锺书的《围城》、沈从文的《边城》、老舍的《我这一辈子》、张爱玲的《金锁记》、戈尔丁的《蝇王》,还有《丁玲短篇小说选》、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路遥的《人生》、王蒙的《青春万岁》、茅盾的《蚀》,等等。尤其是沈从文的《边城》,那文字幻化出的清冷冷的水,水边的白塔,白塔下的老人和翠翠,翠翠梦中月下的虎耳草,简直让我如醉如痴,我反反复复不知读了多少遍。

大学毕业后,凭着对文学的一腔热爱,我无知无畏地踏上了讲台,读书和教书,构成了我一个单身教师的全部生活。用“一窗明月半床书”来概括我那时的生活,实在是很恰当的。每天学生放了学,校园归入沉寂的时候,我的内心也就归入沉寂中。在简陋的单身宿舍里,用替换下来的课桌作为书桌,我不分古典和现代地进入了阅读和写作的世界。我的读书毫无计划性可言,比如,有时我会连续几个晚上重读一首短短的唐诗或宋词,有时又会连续一段时间沉浸在经典小说的世界里,有时会关注当代作家新作,有时又会研读学人论著。但是我对自已提出了两个要求:第一,读必有得,有所得必有所记,不在乎是否能够发表。这种锻炼,一方面为我排解了孤独和寂寞,同时也提升了我文本解读的能力。作为这一时期的成果,我在大学学报上发表了几篇解读、阐释经典文本(如李白的《忆秦娥》、施耐庵的《水浒传》、苏童的

《纸》、韩愈的散文、沈从文的小说等)的文章,还因此有幸当选为市文代会里的教育界唯一一个代表。第二,我要求自己把阅读和教学结合起来,通过自己的阅读,带动学生的阅读。凭着一腔热情,我积极开办读书讲座,跟学生交流读书心得,组织学生开展读书交流会,刻印学生的优秀读书笔记,作为文学社团刊物的特刊在校内发行。于是,校园内读书氛围变得越来越浓厚,书香四溢,学生对语文学习热情高涨。

看到这样的局面,我很有成就感。把自己对语文的这份爱,传递到了学生身上,其乐何如?

### 我的语文教育启蒙

我读的是师范大学,但是,说来惭愧,我的大学学习却差不多是跛脚的。除了上课之外,我基本上把自己全部泡在了图书馆里读书,兴之所至地写文章,但在我的时间表上,却基本上没怎么给教育类课程留出多少位置。我的所有中文专业课程,成绩都很优秀;而涉及教育教学类课程,如《教育学》《心理学》《教师伦理学》《中学语文教学法》等,成绩都不怎么样。我在大学里最大的收获,一是理想情怀的培育,二是满满当当的几箱书。记得刚分配到中学时,许多老教师见到我这个新教师第一面,总会很好奇地问道:“听说我们学校的司机师傅给你拉回来一车书,是真的吗?”

真正对我进行教育学启蒙的是我的学生们。

大四的最后一个学期,我们中文系差不多所有同学由学校统一组织参加教学实习。去的时候还是春寒料峭,回来的时候却已经是杨柳依依了。在学校我上了第一堂语文公开课,体验到了语文教学给我的成就感。在听了我的几堂课课后,带教我的吕老师竟然找到了我们中文系带队老师,商量安排我上一堂面向学校老师和所有实习同学的公开课,这是我始料不及的。于是怀着兴奋、激动、紧张和不安,我的第一堂公开课《小桔灯》鸣锣开场了。平心而论,一个刚刚踏上讲台的实习教师,课能讲得好到哪儿去呢?可是,在我的带领下,那些天真的初一孩子对文中小姑娘的理解,他们的感动,他们的奇思妙想和富有感情的朗诵,尤其是那个因为激动而声音有些微微颤抖、小脸微微发红的小刘同学,让我俨然看到了自己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影子。啊!能够带着孩子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做属于自己的梦,这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啊!我第一次体验到了语文教学的乐趣。

对我触动更大的是我校一位英语老师的儿子小王同学。他对任课教师很挑剔,但是对我这样一位并没有多少教学经验的老师,他却丝毫没有轻忽之意。每次上课,他都那么投入。那专注的眼神,那动情的朗读,那积极的发言,还有那些从他母亲那里传来的对我的敬爱之词,都让我这名新教师备受鼓舞。两年以后,因为父母工作调动,他离开我校,到青岛就读去了。没过多久,我收到了他母亲的一封信,信中说,小王同学总是拿现任老师和我比,语文学习几近荒废,问我怎么办。我感到又焦急又惭愧,只好一次又一次给他写信,并趁他回家探亲的机会和他谈话,好说歹说总算有所好转。

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它让我认识到,一名语文教师,如果不能通过教学彰显语文本身的魅力,那么,即使学生喜欢上你的课,也不会保持对语文恒久的兴趣。不仅要让学生喜欢你,而且还要让学生喜欢语文,这才是一个合格的语文老师应该尽到的责任。

1997年春节过后,我要到北京读研究生。我知道我所教两个班的学生非常喜欢我,很怕他们来送我,心里难过,再说又是晚上,因此,临走之前是悄无声息的。夜色慢慢浓起来,候车大厅里的灯光越来越亮了。正当我一个人百无聊赖地等待晚八点的火车时,从大厅的入口处传来了一阵喧闹的声音。我抬头望去,只见一群孩子,一边东张西望着,一边向厅内走了过来。那不是我的学生们吗?我胸口一热,心里面说不出是什么滋味,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打听到的消息。就这样,我们在一起说着,笑着,把个寒冷的大厅说笑成了一个暖意融融的春天,引得周围的旅客投来一片别样的目光,而我也顾不上那么多,恣意地享受着这由学生的爱所形成的温暖的世界。

坐在火车上,我一边回想着候车大厅里的情景,一边望着车外的月光发呆。火车疾速地行驶着,天上的月亮和我的思绪一起在飞。

一个老师,凭什么能够得到学生这样深深浓浓的情意?怎样才能不辜负学生对我的这份爱敬?我由衷地感谢这些我爱的和爱我的同学们,是他们给我启蒙了教育学。书本里学的那些干巴巴的理论和教条,就像沙漠玫瑰一样,是在他们甜甜的笑脸、伤心的眼泪和浓浓的爱意滋润下,才绽放在我的心中,变得鲜活起来,生动起来。我想,教育教学原理千千万,处于最核心的元素恐怕就是乐趣、爱意和责任吧。

## 我的语文教学自觉

20世纪90年代,在原山东省教研室语文教研员、著名特级教师吴心田老师指导下,齐鲁大地涌现出一大批语文教学才俊。有一次,我有机会参加了山东省高中语文十佳青年教师评选暨初中优秀课堂教学展示活动,观摩了很多名师的课堂教学,大开了眼界。我一边学习,一边反省自己,认识到自己往往在教学上热情有余,却缺乏应有的艺术性,反观他们,竟然能够把语文课上得那么精彩,令人由衷敬佩。

带着这种见贤思齐的心情,我做了一件在别人看来很痴狂的事。当时,我每月的工资只有480元,却购买了一台价值2900元的松下牌录像机。要知道,这在当时,绝对算得上一件奢侈品。我没有别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更方便、更充分地研究优秀课例。为此,我四处搜集优秀教师的教学录像,认真揣摩他们每一个教学环节的匠心独运之处,用心领会每一堂课课堂设计的精髓之所在,并试图落实在自己的课堂教学上。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和探索,我的课堂教学在整体设计和具体环节处理上有了明显进步。

可是,没想到我栽了一个大跟头。1998年在有近千人参加的全省教研会议上,我应邀执教莫泊桑的《项链》。那堂课,我是精心准备的,很为教学过程中许多所谓“匠心独运”的设计而自鸣得意。我跳出当时“批判玛蒂尔德小资产阶级虚荣心”的主流解读而另辟蹊径,围绕“玛蒂尔德对幸福的追求”设置教学环节,形成了“燃点”十足的课堂景观。颠覆性的课堂教学结束后,学生涌上来,意犹未尽,恋恋不舍,请求“再听一节兰老师上的课”。做过老师的人都能体会,能获得学生这样的肯定与追捧,作为老师的幸福感与成就感,确实是满溢出来的。然而,当我怀着兴奋的心情去请教吴老师时,却遭到了吴老师的严厉批评:“你这堂课本来我没打算去听,但还是觉着不放心,就站在会堂入口处看着。整堂课你让学生读课文的地方只有一处,这是教语文吗?”还没从课堂的巅峰状态中回过神来的我,瞬间如坠深谷。

这件事对我触动非常大,多年以后,回想起当年的情景,我认识到,吴老师的批评,无异于禅师对弟子的“当头棒喝”。对于在语文教学路上前行的自己,这样的“当头棒喝”绝对是必要的,有益的,换一个角度来看,这未尝不是前辈专家对一位年轻教师的期许。而对于一个正在成长的教师而言,只有

具备一种愿意接受质疑的胸怀,才能虚心接受批评,不断反思,并以此为新的起点,展开对语文教育更漫长、更执着的追寻与求索。

从那以后,我逐渐摆脱浮躁,陷入沉寂,在不断的阅读和思考中展开了更深层次的追索。尤其是2006年进入于漪老师的名师培养基地后,一次次说课、听课、讲课、评课,一遍遍深入研读于老师著作,我对语文教学的理解逐渐加深。在这期间,我不仅努力领会于漪老师对我课堂教学的指导意见,而且还精心选择了于漪老师在各种语文教学现场的九个评课案例进行深入研究,写了《语文课堂教学评课智慧》一书。这个过程,既是对一位语文大家教育智慧的学习过程,也是我的语文教学逐渐走向成熟、走向自觉的过程。

在学习过程中,我越来越明白这样一个道理:语文教学绝不是摆摊头、说相声、耍杂耍,而是一门科学性和艺术性密切融合的“教文育人”的大学问。一堂好的语文课,并不在于是否能够另辟蹊径出奇制胜,也不在于教师是否把自己从文本中读出来的东西完整地教给了学生,也不应是学生对某一人文话题的辨析与探讨;而是教师要扎扎实实地带领学生去品读文本,感受语言文字本身的魅力,教会学生如何从文本中读出自己的体验,得出价值层面的感悟和理解。一堂好的语文课,应该达到一种“激情与理性交融、学术与艺术共舞”的境界:教师的所谓教学激情,绝不是一味声嘶力竭的呐喊,而是基于文本思想、情感的深刻理解和感受而自然产生的教学动力;而教学理性的体现,不仅在于对文本语言结构、表达思路的清晰把握,更重要的是对学生学习心理的牵引、疏导和优化,二者合一,聚焦在学生的语言理解感受和表达能力、思维能力、审美品质的提升上。语文课,不仅要让学生心灵丰富、善良而又高贵,还要让学生头脑聪明。语文课堂没有艺术氛围,就没有感动人心的力量;没有学术意味,就没有启迪智慧的功能。因此,语文教学就要在立足文本核心教学价值的基础上,精心设计教学过程,让学生在文本阅读和语言揣摩的过程中产生内心的颤动和智性的开悟,从而受到文化的熏陶,获得语言智慧,提升思维水平和审美品质。

2016年4月,我在《语文学习》第4期上发表了《经典重读课型的教学意义——以〈项链〉重读教学为例》一文。古人十年磨一剑,我用18年的时间将《项链》这篇课文在课堂上重新淬炼,也算是对当年敲醒自己的吴老师的一个交代吧。

在自己的语文教学成长之路上,如果说当年吴老师的批评类似于佛家的“当头棒喝”,那么于老师的谆谆教导则无异于“醍醐灌顶”。那是一种“一直在追寻的声音”的感召和引领,那是一种满怀“使命感”“信仰”和“情怀”的感染与激励。于老师的教诲,要求我不断地去开掘源自生命本身的职业动力,要求我始终坚持“独立思考”的姿态,在语文教学纷扰的乱象和喧嚣的噪声中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我深知,与众多优秀的语文教师相比,我还差得很远,我对语文教学的理解,还有很多肤浅、狭隘、不准确、不清晰的地方。但是我同时也深信,只要一如既往地不断努力学习、实践和探索,语文教学之路总会越走越明白,越走越亮堂。

兰保民

# 目 录

|              |     |
|--------------|-----|
| 1. 项链        | 1   |
| 2. 老人与海      | 34  |
| 3. 悼念一棵枫树    | 69  |
| 4. 中秋月       | 88  |
| 5. 贝多芬百年祭    | 107 |
| 6. 合欢树       | 129 |
| 7. 长亭送别      | 153 |
| 8. 梦游天姥吟留别   | 176 |
| 9. 归去来兮辞(并序) | 195 |
| 10. 过秦论      | 224 |
| 附录 1: 教学随笔选一 | 247 |
| 子路的知音        | 247 |
| 附录 2: 师生存笈   | 252 |
| 致敬爱的兰老师      | 252 |
| 答王一婧同学       | 254 |
| 后记           | 257 |